

传媒构建的困境迷雾：《包法利夫人》

曹一君¹，陈立立^{1*}

(^{1*} 广东文理职业学院，广东 廉江 524400)

摘要：福楼拜早在18世纪90年代，资产阶级革命初登历史舞台，传媒文化崭露头角之际，就已经敏锐觉察到文学作品、艺术传媒或可对人产生的负面影响。《包法利夫人》就是一本这样的小说，女主因受到文学作品的影响，沉浸在文化作品虚构的浪漫主义和理想状态之中，在现实和理想的巨大落差之中，持续忽视现实，透支生活，最终由于债务缠身自杀而亡。包法利夫人的生活方式是当今社会许多人的真实写照，其悲剧应当为今日社会敲响警钟。

关键词：文化作品；传媒手段；非理性行为；理想现实落差；消费主义

The fog of the dilemma of media construction: Madame Bovary

CAO Yijun¹, Chen Lili^{1*}

(¹Guangdong Vocational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 Lianjiang, Guangdong, 524400, China)

Abstract: Flaubert, as early as the 1890s, when the bourgeois revolution was just beginning to make its mark on history and media culture was emerging, had already keenly perceived that literary works and artistic media could have negative impacts on people. "Madame Bovary" is such a novel; the heroine, influenced by literary works, becomes immersed in the romanticism and idealized state of cultural creations. Caught between reality and ideals, she continues to ignore reality, overdraws her life, and ultimately commits suicide due to debt. The lifestyle of Madame Bovary is a true reflection of many people in today's society, and her tragedy should serve as a warning bell for contemporary society.

Keywords: Cultural works; Media means; Irrational behavior; Gap between ideal and reality; Consumerism

1. 福楼拜与《包法利夫人》

《包法利夫人》是法国作家福楼拜的作品。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震撼了整个欧洲，到了十九世纪，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之间反复较量，法国处于动荡不安的局势。在这动荡不安的局势里，法国文学空前活跃和繁荣，开始了它历史上的第二个黄金时代，在这星光璀璨的文坛里，福楼拜无疑是其中最为光彩夺目的星星之一^[1]。《包法利夫人》是福楼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创作，完成于1856年四月。该书在同年十月开始在《巴黎评论》连载，但小说显露出来的锋芒激怒当局，福楼拜因此受到官方的指控，认为有伤风化。在两个月的诉讼后，法庭宣告此书并非淫秽作品，第二年，该书全书面世，福楼拜因此声名大震^[2]。

2. 《包法利夫人》：对浪漫主义的小资追求

- 11 -

基金项目：无

作者简介：曹一君(2001—)，男，广东文理职业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教育管理

陈立立(2002—)，女，广东文理职业学院，本科学士，研究方向：历史学

通讯作者：陈立立，邮箱：13432879050@163.com

《包法利夫人》写的是一个女人，死于幻想和现实间隙的故事。包法利夫人爱玛是一个农户的女儿，自幼母亲早逝，父亲的农庄收入尚且可观，为了女儿爱玛受到一定的教育，送她进入了修道院学习^[3]。爱玛由于母亲的缺失，没有在母亲那里得到她作为这个阶级本应习得的一些优秀品质，比如勤奋踏实，朴实能干。又因为在修道院的学习，接触到了很多浪漫主义色彩，理想主义色彩浓厚的文学作品影响。这一切导致了爱玛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父亲收入可观的农庄让她尚且不必为生计发愁，美丽的外貌又让她无形中增加了幻想的资本。她每天构思自己理想的生活，在华美的建筑中，在闪耀的灯光之下，穿着璀璨的礼服和公爵起舞。

在这样的情况下，她遇到了男主人公，刚刚丧偶的包法利先生。包法利先生查理是一个老实本分的医生，他这个人平淡且木讷，刚刚死去的妻子是一个寡妇，查理的母亲因看中寡妇的离婚财产而做主让儿子查理娶其为妻，在发现寡妇所谓的财产不存在时叫苦不迭，好在不久这位妻子就去世了。聪明反被聪明误，在充满陷阱的生活里，有时候根本不知道谁才是猎物。查理是一个医生，他在医治病人的过程中，认识了爱玛的父亲，并因此爱上了爱玛。严格来说，查理也并不是一个对爱情忠诚的人，他在妻子尚未离世时就已经和爱玛眉目传情，恨不得日日相见，妻子的去世正如瞌睡时遇上了个枕头，真是死的恰到好处。

查理和爱玛就这样结婚了，刚在一起时，热恋的激情尚未褪去，两个人也是如胶似漆爱意绵延。爱玛心中的浪漫色彩总是让呆板的查理感到十分新鲜，比如优雅的钢琴曲，精心布置的地毯，蕾丝裁制的杯垫，想方设法烧制的精致菜品，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穷精致。查理被这种穷精致深深的迷惑住，他对自己的妻子十分满意，并日复一日对她充满了爱和迷恋。爱玛则在贯彻着心中的浪漫色彩生活，并从未停止心中对幻想生活的要求。

查理在一次行医途中，医好了一位侯爵，这位侯爵为了感谢包法利先生，邀请包法利夫妇去庄园参加晚会。这对包法利夫人来说，是一件大事，正好比十年追星老粉抢到了演唱会的门票，包法利夫人终于有机会感受到她心心念念的生活。包法利夫人精心打扮，密切观察舞会上其他夫人的姿势，以便于及时调整自己，让自己马上融入这个团体。她和一位邀请她跳舞的公爵跳了一夜的舞，爱玛此刻的心中应该正如歌词唱的“旋转、跳跃，我闭着眼”，她彻底的沉迷在这场华丽的晚会里无法自拔。在往后的每一天里都回想这一天的细节，甚至捡走公爵的雪茄匣留作纪念，时时提醒自己那一场舞会并非是梦。她心中的欲望越来越大，以至于她完全不满于现实的生活，每日在苦思之中竟日渐消瘦下来，一个拼单假名媛在一次拼单成功后享受到了极致的虚荣的快乐，却永远的失去了拼单的机会。对她百依百顺的查理完全无法得知她内心的想法，以为她是精神出现了问题，于是举家搬迁为了她养病换个环境。

包法利夫人在幻想和现实的差距里找到了绝佳的出气点，那就是丈夫查理，尽管查理对她百依百顺，但她厌恶极了他的不懂浪漫，呆板，看他哪哪都不好，甚至是愚蠢至极。爱玛在新家迅速的找到了情人，在和第一位情人赖昂眉来眼去，调情未果后立刻无缝连接和另一位情人罗道尔弗在一起了。她在情人身上演绎了极致的浪漫，所有的学过的没学过的浪漫桥段她都一一上演，每天夹在偷情的快感里越陷越深，她在这样的生活里再次精神焕发，查理几度认为是搬家治好了妻子的郁郁寡欢。这种快乐让她无法再忍受木讷的查理，她决定带上女儿和罗道尔弗私奔。此时的爱玛是一个十足的恋爱脑，她自带的浪漫滤镜让她没有辨别出罗道尔弗的逢场作戏，罗道尔弗只是一个热衷于玩弄女儿的情场浪子，他当然不会和包法利夫人孤注一掷谱写爱的私奔华章。包法利夫人在私奔临行前夕才发现了这一点，狡猾的男人还说的声泪俱下以掩饰自己的逢场作戏。可怜的包法利夫人再次病了起来，罗道尔弗不是那个带她去往幻想生活的人，她不得不再次坠入苍白的现实生活，每分每秒都在幻想和现实的煎熬里度过。直至她不久后再次遇到学成归来的，偷情未遂的第一位情人赖昂，她又一次陷入这种爱情的狂欢，这一次变本加厉，偷了查理的诊费去约会，借款和情人住最好的旅馆，穷精致的毛病又犯了，不管有没有钱，都要住那个豪华的旅店，吃昂贵的点心。

包法利夫人最后死于砒霜自杀，巨额的债务给她沉重的打击，她无法向查理解释这一笔债务的来源，而她的情人在一次次的风花雪月中产生了厌倦，也根本无法帮助她偿还债务，她甚至去找了罗道尔弗，当然也无济于事，走投无路之下，包法利夫人选择了自杀。而我们的老实人查理，直至爱玛去世，全世界都知道爱玛出轨，他依然木讷的对这些事情毫无所知。

通过分析发现，因为她幼年时期被父母抛弃，是被家里的长辈抚养长大的。而长辈最经常说的话就是，如果你不乖，我就不要你了。这句话对她的人生影响巨大，不乖、不优秀——被抛弃，这个公式成为了指导她人生的真理^[4]。她没有自我的边界，不知道别人的侵犯到哪一步是侵犯，

总是无底线的退让和迎合，因为害怕自己不被喜欢，然后被抛弃，同时也让她总是承担着巨大的压力和焦虑去努力，因为很明显，潜意识的思维模式告诉她，不优秀，也会被抛弃^[5]。

3.爱玛式悲剧在今日

我们的社会里充满了形形色色的包法利夫人，拼单假名媛，穷精致正是越来越多的戏码，抱着幻想生活，把生活幻想成就是理想那个样子的人和行为，更是不胜枚举^[6]。回头看包法利夫人的偷情，会惊讶的发现，她爱的热烈的也许并不是情人罗道尔弗，或者是赖昂，她热烈的向往着的，始终是那种幻想的生活，她不断的在寻找幻想和现实之间连接点，这两个点可以是张三也可以是李四，仅此而已，所以她大可以和随便一个男人无缝连接。

这是一个无法平衡幻想与现实，最终死于两者间隙的故事。在这个飞速运行的多媒体时代，抖音、快手等软件层出不穷，自媒体经济盛行，面对纷繁复杂的文化传播媒介，千奇百怪的消费陷阱，资本主义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传递信息渗透每一个人，引导和呼唤每一个人去成为媒体建构的客体。认清生活的本质，认清想象和现实的距离，我们才不会成为包法利夫人。

在我们高喊女性主义的今日，女性渴望追求得到的物质生活等，都需要依靠自身的奋斗去获得，任何依靠他人、透支未来的方式都是对女性真正寻求自我的困境。

参考文献

- [1] 福楼拜.包法利夫人[M].春风文艺出版社:201811.382.
- [2] 李嘉懿.福楼拜虚无主义思想研究[M].中国文联出版社:201609.222.
- [3] 徐美静,高丽.《包法利夫人》中爱玛的母性与身体欲望[J].文化学刊,2024,(08):90-93.
- [4] 颜琳婕.《包法利夫人》中爱玛的女性空间意识[J].三角洲,2024,(02):142-146.
- [5] 郭秀华.《包法利夫人》中的“物化”现象探析[J].嘉应文学,2023,(15):73-75.
- [6] 王嘉怡.《包法利夫人》悲剧美学意蕴——以朱光潜“悲剧心理学”为视角[J].名作欣赏,2023,(21):87-90.